

编者按:开展“全民阅读”活动,是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和新闻出版总署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关于建设学习型社会要求的一项重要举措。本报记者专程采访了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黄万华先生,请他与读者分享他读书与择书的智慧。

读书是与自己的对话

□黄万华

我读书读得比较复杂,最近在读王鼎钧的《书滋味》,这本书的封面上写着:“酸甜苦辣咸,书中滋味长。”他曾说过:“退休以后才算有了自己的时间,这才发出宏志大愿,既想‘知新’,又想‘温故’。古人‘三余’读书:夜为日之余,冬为岁之余,雨为晴之余。我曾说还可以有第四余,‘老为生之余’。祖德天恩,老而不死,总算熬到了时候,‘残生读书’果然应验。这时候精力和记忆力都减退了,好在我不做研究,读书便佳。”读书终究不是谋生之道,平时的生活都要花时间应对,古人讲“三余”读书就是讲读书要见缝插针。

山东出了王鼎钧这样的散文家是很了不起的,他已经九十岁高龄了,有广泛的人生阅历,而且读书多,看法老到,理解深邃,这本书主要就是写他在读书时的感想。

读书也要讲究方法,好方法就是用心体悟,古人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反复读,慢慢就知道诗是怎么写的了,这点和读书一样。王鼎钧读书有自己的亲身体会,他不跟你讲道理,他通过书跟你对话,他不会遗漏好的东西,潜移默化中会提供好的读书方法。很多书读得好的人都是在传播读书的方法。

每个人都有读书的启蒙和高潮时期。我是1966年高中毕业的,那时响应“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号召,学了理工科。“文革”爆发后,我去了黑龙江。当时在中央批示下,那里成立了一个半武装性质的生产建设兵团,聚集了四十万来自各大城市的知青,我也在其中。当时除了《毛泽东语录》和鲁迅的书,所有的书都烧掉了,但我们偷偷地留下了一批书。那批书里分灰皮书和黄皮书两种——灰皮书是文艺类的,灰皮书是社会科学方面的,全部都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书。这些书也是国家同意出版的,但只有党内司局级干部和文艺工作者能读到。我们这批知青里,有这些人家的孩子,他们把书带了出来,私底下偷偷流传,大家交换着看。这些书带给大家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和国内的样板戏、纪录片里的世界截然不同,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那时候读西方书籍并不能完全看懂,但还是觉得新奇。那段历史不好谈,我们在冰天雪地里呆了十年,发生了太多事情,很多人不愿多谈,我也是。其实那时没有什么看书的时间,一早就起来,很晚才收工,十天半个月才能休息一次,重体力工作非常累,就算不读书也是可以理解的,但那个

时期却是我读书的启蒙时期,因为书给了我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当时读书不为工作,与现在为了考大学而读书不一样。

现在讲假话的书太多了,我比较敬佩的一种人,就是不管外界怎么变化,内心依然高尚。我个人觉得,很多有觉悟的人心里有一杆秤,如果环境的变化使他不能说话,他就沉默,但绝不说不假话。

说真话的人始终坚持真理的标准,他知道世界潮流,知道学科的发展,知道人类真正应该追求什么,知道历史的真相。我看过这些书,所以我敬佩他们,不管是在军阀时期、民国时期,包括台湾也出现过政治高压、白色恐怖,都有那种敢于说真话的人。每个人还是要做好自己的专业,不要讲假话。人要有学术良知,如果你研究思想史,那你在思想史里就不要讲假话。

至于说读书的方法,我本人主张“开卷有益”,不管是通读还是精读,都是好事情,根据个人需要而定就可以。读书时,要和书展开心灵上的对话,写书的人都想把书写好,但他究竟有没有写好,需要读者做出有眼光的判断。我个人觉得,人活着,物质不可缺,我们都要花力气去获得日常生活需要的一切,但是人只有一生,人怎么活得有价值,是否了解自己,这是个贯穿终生的问



名家言

咱们的“苛刻”

□孙贵颂

如果在世界上推举比较苛刻的民族,我想,咱们中国人有资格候选甚至是当选。

一些人的苛刻是随时随地,无孔不入的。比如你要在人群中寻找一个不认识的人,向别人打听,于是你经常会听到这样的回答:“那一个个头不高的胖子,有点秃顶的就是。”或者:“长得黑不溜秋的”。指点者之所以要这样说,目的绝对是为了让受访者很容易、很轻松地找到目标。因为对于一个陌生对象的判断,特征是最重要的。以上所说是不是特征呢?无疑是。但同时,这些特征又是人的缺点或缺陷。有的人偏偏爱以这种生理缺点作为标志,自己注意了也唤起别人的重视。这里边就或多或少地隐藏着阴暗的动机。说者浑然不觉,而被描述的一方也不以为然。访问者所得到的首先是寻找对象生理上的不足,因而也就暴露了指点者对人的审美判断上的苛刻。

扩展到其他方面,也是如此。你做了99件好事,大家都认为是应该的,但如果做了一件错事,便立刻认为你不行:“没想到他还是这个样子!”

中国人本来最讲恕道。“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是农村许多人家过年时最爱贴的对联。但不知从何时起,一些同胞变得不那么和气、和善了,喜欢讽刺、挖苦、嘲笑别人,对人愈来愈苛刻,对别人的伤害有时在不经意间就能流露出来,成为一种本色和本能的表演。

而当这种习惯浸润、侵蚀到政治领域中,就变得更加可怕。对一个人的要求要一贯正确、毫无瑕疵,否则便有可能被怀疑、冷落甚至抛弃。

韦君宜在《思痛录》中曾写到过这样一件事,她爱人杨述有一个堂兄叫杨肆,年轻时数学极好,研究出一种破译密码的技术。抗战胜利后,他被八路军办事处的李克农派入国民党军统系统,秘密为共产党搞情报,一千数年,最后当上了国民党少将。到了解放初期,肃反运动开始,杨肆以反革命罪被捕。杨述夫妇揣度他有叛变投降的隐情,多少年来一直待其冷淡。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杨肆的结论出来了,原来他的被捕,就是因为他做过国民党少将。韦君宜痛心道:“我们就是这样,一方面,对组织深信不疑,另一方面,又对人过于警惕,过于苛刻。由于这样的心理,就出现了一面喊口号注重实际,一面又捕风捉影,无事生非,制造冤假错案。”

可见,一个苛刻的民族,往往也是容易办傻事、犯错误的民族。最有说服力的就是“文革”。那个时期,或者当造反派,或者当保皇派,二者必居其一。有人想逃离那个乱哄哄的场合,做一个清醒者,却被扣上逍遥派、中间派的帽子,结果是逼良为娼,天下大乱。

苛刻的反面是宽容,是理解,这才是一对美好的字眼,也是人类纯洁的情感体现。只有敦厚、质朴、和善,助人为乐,成人之美,不小肚鸡肠,不斤斤计较,宽宏大气,心胸开阔,目光高远,既能容事更能容人,才能成就大事,铸就大业。

现在大家都在半真半假地说着“为人要厚道”的话,其实这里面包含着很强烈的摒弃苛刻、倡导宽容的要义,无论个体还是团体,都应作为最基本、最起码的精神要求。

题。在我看来,了解自己的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读书时跟自己的对话,你能够从书中看出多少内容,就代表你在内心发现了多少真实的自己。我当初在“文革”时期发现的,那些书,有些真的对我有所震动,有的是出于好奇,跟当时的环境和背景有关联,但到了后来,读书慢慢使我的观点发生了变化,其实是自己有了变化。

人们想知道外部世界是什么,想探索人的内心世界,想知道人之所以为人到底是因为什么,所以他们才会读书。我所说的读书当然就是传统意义上的读书,首先就是要选择好书,选书也要自己去选择,不要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们生活中永远不会缺乏好书,每个人自己本身就是在变化之中,我们读书的忌讳就是别人建议读什么就读什么,自己没有判断能力。

要说到对我影响最大的书,现在还真没有。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很多人都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我的确回答不出来,因为我从不相信一个人的成长会这么简单。一个人的成长是非常复杂的,有反复,有变更,不可能有一本书让人豁然开朗、终身难忘,我始终认为这可能只是一种臆想。

(本文为本报见习记者王晓莹根据采访整理,标题为编者所加)

碎碎念

最珍贵的礼物

□陈振林

四月的这一天,他总会抽出一个小时的时间去商场。他得为父亲买件新衬衫。

第二天是父亲的生日,他当然记得。

每年父亲生日的前一天,他都会准时想起,然后,他会认真地为父亲买一件新衬衫。他也曾想过送其他礼物给父亲,但转念一想,这样的四月天,春末夏初,正是穿衬衫的好时节,用不着花脑筋去想七想八了。

买衬衫时,和往常一样,他一定会仔细挑选,颜色会适当地有些变化,前年是淡黄,去年是深蓝,那今年就纯白的吧。衬衫的尺寸大小他当然记得,那可不能更改。价格方面,他也从来不吝啬,多花上几百元他也乐意。他只有一个父亲啊。

买好衬衫,他会小心地拿起衬衫,走到商场旁几十米外的快递部。快递部的工作人员也认识他,连连说着羡慕的话:“您真是有个孝心的儿子,我们都得向您学习。”每每这个时候,他也会微微一笑,算是回答了工作人员的话。他知道,大约在第二天中午,父亲就会在三百公里之外的老家收到他寄过去的衬衫。他想象着父亲收到衬衫时的高兴劲



儿。他庆幸自己每年都记得父亲的生日。他体会到了做儿子的快乐。

照例,在第二天中午,他会打电话给父亲:“爸,祝您生日快乐。”然后,他会问:“我给您买了件衬衫,您收到了吗?”电话那头的父亲会止住习惯性的咳嗽,说:“收到了,收到了。难得你这么用心。家里红子和小茜都还好吧。”他知道父亲在问候他的妻子和女儿。于是,,连声说着好。挂了电话,他又是一阵高兴,他觉得父亲对他寄去的衬衫肯定是满意的。

今年父亲的生日,恰好轮到他公休。他想回老家去看父亲。他给父亲打了个电话,开着车上路了,不到四个小时,他就到了家。母亲正在厨房里忙着,做着喜欢的蒸土豆。父亲呢,坐在屋前的藤椅上,正等着他回来。

他拿着给父亲精心挑选的纯白色衬衫,走进了父母的房间。打开父亲的衣柜,他将今年的生日礼物放进去。他一惊,这几年给父亲买的衬衫,居然一件也没有穿,整整齐齐地摆放在衣柜里。那些崭新

的衬衫,居然没有打开包装。

这时,屋外的父亲开口了:“虎子,来,陪我下盘棋!”

他走出屋外,见父亲已将棋盘摆好。这是三十多年前的一个画面了啊。那时,他才6岁,父亲也是这样摆好了棋盘,教他下棋。后来,父子两人的棋艺难分高下,有时一下就是大半天。

他走过去,坐在了父亲的对面,拿起棋子时,他的眼里已含着泪水。

他知道送给父亲最珍贵的礼物是什么了。